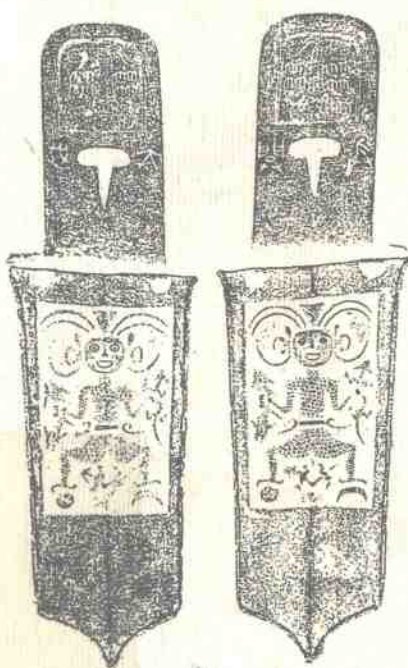


■ 胡文辉 著

中国早期

方术与文献从考



中山大学出版社

■ 胡文辉 著

中国早期 方术与文献丛考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11

ISBN 7-306-01705-5

I. 中… II. 胡… III. 方术—文献—研究—中国—古代
IV. B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089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81937)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1 插页 304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李家浩

胡文辉君 1989 年自中山大学中文系肄业后，到羊城晚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最近，他把历年来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 21 篇论文结集成书，名曰《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顾名思义，本论文集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古代方术包括数术和方技，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过去很少有人去研究它。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土了几批战国秦汉时期方术方面的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刑德》、《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方》和竹简《合阴阳》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放马滩秦墓竹简《日书》和九店楚墓竹简《日书》等等，于是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方术研究热。虽然研究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是想到这片尚未开发的荒地来“淘金”的，声势很大，成绩却不很理想。不过在“淘金”的队伍中，夹杂着少数几个人，他们不是为了“淘金”的，而是出于对中国古代方术研究的爱好，在那里踏踏实实地挖掘、筛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辉君就是这少数几个人里的一个。他的论文跟他的名字一样，处处闪耀着光辉。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有一篇标题为《岁》的文字，讲的是“岁”每月徙居一方，一年十二个月徙居四方三周，并以

“岁”所徙居的方位占断吉凶；月名是楚国特有的月名。这篇文章很引人注目，有好几位学者进行过研究，不是把“岁”解释为岁星，就是解释为虚构的与岁星相应的太岁。众所周知，岁星一年一徙，十二年右行一周天；与岁星相应的太岁也是一年一徙，十二左行一周天。简文的“岁”一月一徙，很显然，它既不是岁星，也不是与岁星相应的太岁。清人孙星衍曾经说过，古代的太岁有三：年太岁、月太岁和旬中太岁。年太岁一年一徙，月太岁一月一徙，旬中太岁一句一徙。《淮南子·天文训》把月太岁又叫作“大时”或“咸池”。文辉君《释“岁”》一篇，根据《淮南子·天文训》，指出简文《岁》篇的“岁”就是又叫作“大时”或“咸池”的太岁。此外，还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迁徙》“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和《越绝书·外传·记军气》“一、五、九，西向吉……”等，也都是根据又叫作“大时”或“咸池”的太岁占断吉凶的。不仅解决了《岁》篇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其他相关资料的问题，十分精彩。

正月七日为“人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我的老家湖北沙市，把“人日”叫作“人生日”，到了这一天傍晚，家家户户都用盆子反扣在地上放鞭炮，以求吉利。至于“人生日”的来历和意思，却不甚清楚。后来看到学者说“人日”与《旧约》的上帝七日创世神话类似，虽不能断定其说之是非，但总觉得十分新奇。等读到文辉君《“人日”考辨》，才知道“人日”的真实意思。该文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人日”是指在新年正月七日这一天占候人的一年灾祥，跟所谓的上帝七日创世神话无关。看来新奇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可信。

研究出土方术资料，需要用古文献来印证，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底，否则的话，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文辉君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对古文献下过一番功夫，写出了一些古文献学方面的论文。在古书源流方面，如《〈文子〉的

再考辨》，指出传本《文子》十二篇，除《道德》篇保存一些原始材料外，其他十一篇绝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淮南子》剪裁拼凑而成的；在文字训释方面，如《〈论语·乡党〉“色斯举矣”解》，把“色斯”读为见于《山海经·北山经》的“竦斯”，解释为鸟名；在文字句读方面，如《〈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对睽六三爻辞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断句；在文字校勘方面，如《〈山海经〉札记》，用理校法校勘出一些文字的讹误。可以说，文辉君在古文献学方面的论文，跟他在方术方面的论文相比，毫不逊色。

作为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文辉君，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呢？我看完本书校样后，掩卷深思，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总是尽量收集相关资料，然后对所占有的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并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知识面广，大凡古今中外的文史哲书籍多有涉猎，但是研究却很专精。这好比金字塔，高高的塔尖是建立在宽广的塔基之上的。

第三，学风踏实，有心得就写，懂多少就写多少，不冒充内行、不懂装懂。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文辉君的论文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但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专业学术研究队伍中的某些专家教授，他们的有些论著不也是错误百出吗？研究问题，不注意收集相关资料；解释文义，不管语法和词性；古书辑佚，不辨是注文还是他人文字；研究方术，不知道基本概念；讨论姓氏，不懂得姓氏学；有的论著名曰“研究”，实际上不过是资料分类介绍……当今学术界的某些专家教授尚且如此，有什么理由苛求一位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新人呢？

总之，我认为文辉君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是一本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著作，资料详实，思辨缜密，见解新颖。

相信读者看过这本书后，当不以我的话为阿私之言。

2000年9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序·····	李家浩 (1)
《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	(1)
《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补说·····	(8)
《论语·乡党》“色斯举矣”解·····	(13)
《山海经》札记·····	(24)
《楚辞·渔父》考原·····	(32)
《文子》的再考辨·····	(40)
《日书》起源考	
——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问题·····	(62)
睡虎地秦简中的楚《日书》·····	(74)
释“岁”	
——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	(88)
放马滩《日书》小考·····	(135)
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	(142)
马王堆《太一出行图》与秦简	
《日书·出邦门》·····	(145)
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	(159)

上编 帛书《刑德》考证·····	(160)
中编 《刑德》与兵阴阳·····	(220)
下编 “刑德”概念的演变·····	(253)
《十一脉灸经》考·····	(274)
从《五十二病方》看五、七言诗的起源·····	(284)
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 五音之居》释证·····	(289)
荆门“辟兵”戈考述·····	(305)
“白虹贯日”新解·····	(328)
“人日”考辨·····	(339)
“不为五斗米折腰”考述·····	(349)
“一花开五叶”辨·····	(352)
“嫁东风”解·····	(359)
发表论文篇目·····	(365)
搞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代跋)·····	(367)
后记·····	(370)

《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周易》睽卦六三的这段爻辞，从古到今都无一例外地被断作：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我以为这样断句是错误的。先看几种近人对这段爻辞的解释：

……前面有一辆拉货的车，走近一看，是牛拉的车，拉得很费劲，一只角高，一只角低，拼命拉还是拉不动。赶车的人帮着推，一看，原来是个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开始拉不动，后来终于拉走了。^[1]

似乎看见大车被拖曳难行，驾车的牛受牵制不进；又恍如自己身遭削发截鼻的酷刑。起初乖睽，终将欢合。^[2]

看见车被牵引，牛的双角竖起，赶车人又受到墨刑和劓刑。最初虽有磨难，最终有好的结果。^[3]

这几种解释都没有注意到，这样断句使句子的句法变得不通。从句法角度看，“舆”与“曳”，“其牛”与“掣”，“其人”与“天且劓”，显然只能是受动的关系——也就是“舆”、“其牛”、“其人”只应当作为“曳”、“掣”、“天且劓”这几个谓语成分（动词）的宾语，而根本不应当作为后者的主语，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施动对象。曳、掣、天、劓这几个都是动词，显然都不能

作为“舆”、“其牛”、“其人”的状语，这在传统的训诂材料中很容易找到证据：

曳，引也。（《一切经音义》卷十九引《广雅》）

掣，制也，制顿之使顺己也。（《释名》卷三）

掣，牵也。（《文选·西征赋》李善注引《字书》）

天，剡也。（《经典释文》卷二）

黥额为天。（《周易集解》引虞翻）^[4]

剡，刑鼻也。……剡，鼻或从鼻。（《说文解字》卷四下）

割鼻为剡。（《周易集解》引虞翻）

而在《周易》中也根本找不到和这几句相同的句式。《周易》中有一种“宾语兼主语的递系式”的句子，如：

乾九二：见龙在田。

乾用九：见群龙无首。

睽上九：见豕负涂。

这里“龙”、“群龙”、“豕”既是“见”的宾语，又是“在田”、“无首”、“负涂”的主语。表面上看，“见舆曳”与此相似，都是“见+名词+描写词”的句式；但实际上“舆”并不能作“曳”的主语，“见舆曳”要成为“递系式”只能写成“见人曳舆”这样的句子，而“见舆曳”则根本不合文法！

《周易》中又有“其+名词+描写词”的主谓句式：

坤上六：其血玄黄。

颐六四：其欲逐逐。

夬九四：其行次且。

鼎九三：其行塞。 九四：其形渥。

艮六二：其心不快。

渐上九：其羽可用为仪。

表面上看，“其牛掣”、“其人天且剡”句式与此相似，但上面的

“玄黄”、“逐逐”、“次且”、“塞”、“渥”、“不快”、“可用为仪”都是形容词或词组，是作为状语来使用的，而掣、天、劓都是动词，都不能作为“其牛”、“其人”的状语。也就是说，“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也是不成文法的。

总之，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这样断句根本不通。那么这段爻辞应当如何断句呢？我以为应当断作：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这样断句就文从字顺，完全符合《周易》的句法了。首先，《周易》中像“见舆”这样的二字动宾结构是常见的句式，如：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更有与“见舆”一样都是“见+名词”的句子：

蒙六三：见金夫。

睽初九：见恶人。

姤初六：见凶。

其次，“动词+其+名词”这种动宾结构也是先秦文献常见的句式，如《老子》中就有不少：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通行本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二十八章)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五十二章)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五十六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

而这在《周易》中更是俯拾皆是了：

屯九五：屯其膏。

履上九：考祥其璇。^[5]

同人九四：乘其墉。

大有九四：匪其彭。

蛊上九：高尚其事。

观上九：观其生。

贲初九：贲其趾。 六二：贲其须。

咸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 九五：咸其脢。 上六：咸其辅。^[6]

损六四：损其疾。

井：羸其瓶。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初六：艮其趾。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六四：艮其身。 六五：艮其辅。

渐六四：或得其桷。

丰初九：遇其配主。 六二：丰其蔀。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

旅六二：怀其资。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

九四：得其资斧。 上九：鸟焚其巢。

涣九二：涣奔其机。 六三：涣其躬。 六四：涣其群。

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 六二：妇丧其茀。

上六：濡其首。

未济：濡其尾。 初六：濡其尾。 九二：曳其

轮。 上九：濡其首。

而睽六三爻辞中的“曳”、“掣”在字义上正适合与“其牛”、“其人”成为施动关系，组成“动词+其+名词”的句式。其中，“曳其牛”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用字上，都正与既济初九和未济九二的“曳其轮”相同。“曳其牛，掣其人”意为牵走了那条牛，制服了那个人，这样句子就十分通顺自然了。这个常见的句式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的断句是错误的。

还有，“描写词+且+描写词”这样的句式《周易》中也有：

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这与睽六三的“天且剿”是一致的。

另外，“无初”、“有终”分别是《周易》中的占断求语：

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困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所以睽六三最后面的文字也应当断作“无初，有终。”

综上，睽六三整段爻辞应当解释为：见到车子，抢走了那条牛，制服了那个人，对他施以凿额、割鼻的刑罚。

由上可见，以往对睽六三爻辞的断句全都错了。原来后人一直上了《易传》的当了：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所以，是《象》传首先将睽六三前面的文字断作“见舆曳”，于是后面的文字也就将错就错地被断作“其牛掣，其人天且剿”了。直到现代，不少《周易》研究者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抛弃了

不可信据的《易传》，专以易解易，但在不自觉中仍不免沿袭了错误的陈说。

睽六三的这段爻辞，从文义上看，大约是讲部族之间抢掠的事情。《周易》中不少地方讲到抢掠，如：

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

其中解六三的爻辞正可与睽六三的爻辞相互发明：“负且乘，致寇至”是从被抢掠者的角度讲的，而“见豕，曳其牛，掣其人”则是从抢掠者的角度讲的，其实讲的都是抢掠。

注释：

[1] 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76。

[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313。

[3]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页73。

[4] 清人徐鼐《读书杂释》卷一云：“宋胡瑗谓《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天’当作‘而’。鼐按：瑗说是也。黥额为天，虽马融、虞翻旧注如是，而他书更无可证。篆书‘天’字作‘𠂔’，‘而’字作‘𠂔’，形本相近，故‘而’误作‘天’也。‘而’为‘𠂔’之省，《汉书·高帝纪》：‘𠂔以上请之。’注引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𠂔鬓，故曰𠂔。’又曰：‘𠂔字从彡，发肤之意也。’《后汉书·陈宠传》注亦曰：‘𠂔者，轻刑之名也。’鼐又按：《说文》曰：‘而，颊毛也。’故省彡亦通。”“天”字用作动词，表示刑罚之义，确实缺乏文献的实证，徐鼐的看法值得重视，似可从。

[5] 履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以往都断作“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只有李镜池《周易通义》断作“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按“视履”

与履初九“素履”、九五“夬履”同，所以应当自为句读；“元吉”是《周易》的占断术语，绝不应与上文连读；而“考祥其旋”正符合“动词+其+名词”的句式。故当从李说。

[6] 咸上六“咸其辅颊舌”，从《象》传开始都作连读。按：艮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咸其辅”在句式和用字上正同“艮其辅”，故疑咸上六当断为“咸其辅，颊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有文：“足少阴之脉：系于内踝之外廉……上穿脊之内廉，系于肾，挟（又作夹）舌。”（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页258—259）正可为证。

《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补说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周易》睽卦六三的这段爻辞以往断作：“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我在《〈周易〉睽六三爻辞断句》^[1]一文中，认为传统的断句不合文法，应当断作：“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周易》的卦爻辞是不完全地押韵的。而按照传统的断句，睽卦六三的这几句爻辞恰恰是押韵的：如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就将曳、掣、劓都归入第十五部（表五《群经韵分十七部表》）；而按王力的古音分部，曳、掣属月部，劓属质部，也可通押（参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那么这是否足以证明传统的断句是对的呢？我以为不能。因为按照传统的断句，虽然押韵，却完全违反了文法。而文法的因素要比押韵的因素更具有优先性，一个句子可以不押韵（事实上，《周易》的卦爻辞经常是不押韵的），但却不能不合文法。所以，曳、掣、劓三字可以押韵，并不能推翻我根据文法作出的断句——但这恐怕正是以往断句发生错误的原因（《象传》已经这么断句了）。

而且，即使从押韵的角度看，我上面的断句也是可以成立的。《周易》卦爻辞的押韵有两种规则：一是同一爻辞内的各句通押，如屯卦六二：